



論衡卷第九

王充

問孔篇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
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
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
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
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
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
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

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
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
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
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
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
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
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
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
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
笑弦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

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
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
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
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
迨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
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
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
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荅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勅大材略子游之太材也孔

子告之勅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荅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

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脩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

何毒苦貧賤起爲姦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且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且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

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

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已上已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

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究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

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已，無為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為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

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
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
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
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
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疋非
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
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
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

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
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
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
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
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
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
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有
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

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詖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卧厭不悟

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母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

言復九
通津草堂
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
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
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
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
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
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
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
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
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

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
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
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
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
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
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
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
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
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
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脩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

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杜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

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異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已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

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

駢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
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
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
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
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
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
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
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
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
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

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
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
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
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
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
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
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
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

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拮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乎使乎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

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

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汙不以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

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

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為欲也禮義之言為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

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第九

論衡卷第十

王充

非韓篇

刺孟篇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

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
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
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
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
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
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
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
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
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
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

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
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
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
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
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
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
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
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
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
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

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
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
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
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
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
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
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
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
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彊

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
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
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
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
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
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
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
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
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
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

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間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脩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

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間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

木之間卻彊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脩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

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櫟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間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

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
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
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
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
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
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
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
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
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
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

潔之人貪故能立功僑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
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
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
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
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
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
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
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
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
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

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
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劉馬也
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
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
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
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
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
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耻辱至身
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
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

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
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
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
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
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
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
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
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搨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搨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

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問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

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
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
及而后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
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
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
人之不哀猶龐捫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
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
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
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
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

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
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
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
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
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
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郭之以掌也御
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
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
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
而相違矣龐捫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

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捫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胷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湏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已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

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金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荅若設令

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荅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荅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

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賚辭曰歸賚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湏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

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曰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

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
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
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
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
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
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
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
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
絕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

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
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
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
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
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
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
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
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

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

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十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

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

給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

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

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巳頻蹙曰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能爲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

曰惡用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鵝鵝之肉仲子耻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旣食之知其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耻食不合已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

盜跖之所築室汗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
之室因人故粟以履纒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
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皙議論故
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纒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
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
昭皙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
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
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
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
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室中之槁壤飲

盜室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
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
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
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
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
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齋
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飯者兄之
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
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
汗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

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殖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脩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墜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獸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第十



